

#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 恺撒

〔法〕扬恩·勒博埃克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恺    撒

〔法〕扬恩·勒博埃克 著  
吴模信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 年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恺撒/(法)勒博埃克著;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1932-X

I. 恺… I. ①勒…②吴… III. 恺撒-生平事迹 IV. K835.4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268 号

我知道什么?

恺 撒

[法] 扬恩·勒博埃克 著

吴模信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932-X/K · 454

---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9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5 1/4

定价:7.50 元

DK 19/09  
*QUE SAIS-JE?*

*Yann Le Bohec*

**CÉSAR**

1<sup>re</sup>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4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翻译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 目 录

|                          |    |
|--------------------------|----|
| 引言 从伟人到激烈的论争.....        | 1  |
| 一、历史问题 .....             | 1  |
| 二、文献资料 .....             | 4  |
| 三、“辅助学科” .....           | 8  |
| 四、本书设想 .....             | 10 |
| <br>第一章 第一个野心:执政官        |    |
| (公元前 100—59 年) .....     | 11 |
| 一、一个贵族的童年 .....          | 11 |
| 二、步入政坛 .....             | 21 |
| 三、围绕着执政官职位 .....         | 40 |
| <br>第二章 第二个野心:荣誉         |    |
| (公元前 58—49 年) .....      | 60 |
| 一、发动高卢战争(公元前 58 年) ..... | 60 |
| 二、第一次征服高卢(公元前 57—53 年)   |    |

|                        |     |
|------------------------|-----|
| .....                  | 75  |
| 三、第二次征服高卢(公元前 52—51 年) |     |
| .....                  | 92  |
| <br>第三章 第三个野心：君主政体     |     |
| (公元前 49—44 年) .....    | 109 |
| 一、内战的根源 .....          | 109 |
| 二、内战 .....             | 120 |
| 三、君主制度的实施 .....        | 147 |
| <br>结束语 从恺撒到恺撒主义 ..... | 162 |
| <br>注释 .....           | 167 |
| <br>参考书目 .....         | 170 |

# 引言 从伟人到激烈的论争

## 一、历史问题

恺撒使人心潮起伏。恺撒使一代又一代的人着迷倾倒。崇拜他的人无法胜数,因为他是“伟人”的典范。尽管“伟人”这个词已经在历史学家中引起种种保留,但在公众中仍然保持一种强烈的情感内涵。一般说来,大家承认恺撒博学多才:他从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精明强干的行政长官,变为出类拔萃的作家。他在罗马夺取政权成功后,使自己个人专有的名字变成一个普通名词。

卷帙浩繁的叙述和评论恺撒的著作的目录向研究者表明,如果他们不仅想了解恺撒生活的时代,而且还想了解其后的好多世纪,他们就不能对恺撒其人漠然置之。对这些出版的书刊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对恺撒进行的研究方面,大致上至少有三个具有民族特征的学派:某些意大利作者赞扬恺撒的政治家才能和将帅才能,把他看成是他们的拿破仑;在德国

方面，国家的概念更加令人关切；在法国，围绕着高卢战争这个主题产生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这位战胜维辛杰托里克斯的人使凯尔特人变成了一个拉丁民族。显然，法国人关心的是政治概念；意大利关心的是对高卢的征服；德国人关心的则是所有的主题。

必须对这些关于恺撒的著作进行筛选挑拣。大家知道，在缺乏个人创见的情况下，如果不惜任何代价沉溺于标新立异，就会乞灵于两种秘诀验方：由于为遭到诋毁贬损的人物恢复名誉（已经这样“被恢复名誉”的“坏皇帝”不计其数）已经成为时尚，人们可以成为恺撒的辩护人或控诉者，而恺撒实际上既不需要前者，也不需要后者。也始终可能为恺撒的《高卢战记》一书或者《内战记》一书提到的任何一个地方提出新的定位，这样做轻而易举，因为为罗马人写作的这些书的作者，极少为了解日尔戈维是否位于克莱蒙—菲朗以北或以南质疑思考，心神不安（在关于“阿莱西亚的争吵”这个问题上，这种怪诞谬误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问题还将在本书第三章中提及）。但是，总而言之，这些离题万里的话本身都证明恺撒至今仍然使人兴趣盎然、心潮起伏。

恺撒使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从他最初的几次政治活动起，就引发不断扩大的论争。这种事态有

一个好处,即:恺撒跻身于那些与之有关的文献资料最多的古代人物之林。但是,与常理相悖的是,尽管如此,恺撒却是最难理解的人物之一。他的朋友和敌人都绞尽脑汁地千方百计歪曲他的形象。对论述恺撒的作者进行分类,把他们归入这一个或者另一个阵营,这种做法过分简单粗疏,因为在这些作者当中,某些人已经改弦易辙,改变看法,另一些人则表达一些彼此之间仅有细微区别的观点。

对“原始”材料来源和“第二手”材料来源加以区分也是适宜的,因为当前研究古代的历史学家,或者引用被他们称为“第一手”材料来源的被描述的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或者引用另外一些在他们研究的事件发生后 20 年、50 年,甚至几百年的作者。后者被确定为“第二手”材料来源,因为他们写作时求助于“原始”材料来源。“原始”材料来源提供的东西往往已经散失不存,因而令人关切。整个问题都在于“第二手”材料来源使用了什么样的“第一手”材料来源。专心致志投身于这种工作的专家学者使一门科学为人所知。这门科学既严肃朴实,又引人入胜。它被用一个德文名词“文献研究”(Quellenforschung)命名。最后,必须考虑“第二手”的作者是否透彻理解他们阅读的资料。以后可以看到,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 二、文献资料

1. **原始资料**——在恺撒的颂扬者的最前列当然会出现恺撒本人。他才思横溢，下笔成章，在《高卢战记》（第一章—第七章）和《内战记》两书中写下对自己的赞扬。他好几个朋友在他本人辍笔之处继续撰写，组成被称为《恺撒文集》的书卷（《高卢战记》第八卷、《亚历山大战记》、《非洲战记》、《西班牙战记》）。历史学家萨卢斯特和《致恺撒的信》的匿名作者（可能是同一个萨卢斯特）同属这个思想集团。

另外一些作家的情况则有过发展变化。必须确切了解他们一生的哪个时期的著作被人援引。具有贵族政治倾向的杰出演说家西塞罗，在批评恺撒之后，可能很想规劝他。西塞罗梦想一种开明的君主政体，因此发表了公元前 56 年那篇题为《论执政官的行省》的演说以及公元前 46—45 年的那些演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话没有被人听取。他不得不经内战和独裁。由此产生了他的态度的新转变。他写信给阿蒂库斯说：“3 月 15 日令我宽慰。”他这是指恺撒被暗杀的这一天（3 月 15 日）。进入这个作家群体的有瓦龙。他是那个时代颇能兼容并蓄、学识渊博的

知识分子、作家、活动家，但毕竟缺乏信念。他知道从法萨卢战役——恺撒在这一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吸取教训并归附战胜者的阵营。

阿西尼乌斯·波利翁是情况最为复杂的作家，而且肯定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个经历过重大事件的人的作品（可惜已经散失不存），曾经被大部分作为“第二手”材料来源的人阅读和使用。这个在他赞美歌颂的贵族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波利翁，后来归附了屋大维<sup>①</sup>。不错，这种归附并不是绝对的。同样，他对恺撒的事业的支持也不是全面彻底的。一些同样困难的属于解释阐明方面的问题，被一位名不见经传并湮没无闻的历史学家（阿埃利乌斯·图贝罗？）提出。迪翁·卡西乌斯阅读过他的著作，并在叙述高卢之战的篇章中引用了这些著作。这个无名氏作者尽管情不自禁，承认恺撒的煊赫战功，但却经常在政治方面对恺撒进行批判。

剩下的是恺撒的一伙仇敌。他们最根本的是谴责恺撒使罗马贵族共和国倾覆灭亡，使自由不复存在。这一伙人的主要理论家是蒂泰—李维。根据R·西梅的说法，蒂泰—李维出于利害得失的考虑变成君主主义者后，内心仍然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写的关于这个时代的篇章已经散失不存，但传到我们手里的他的著作的摘要节略，没有留下关于他在感情方

面对“各种原因使之令人憎恨的”恺撒的任何疑点。

2. **第二手资料**——大家知道，古代的历史学家虽然真心诚意寻求事实真相，却遵循一些与今天的研究工作颇不相符的传统。他们很少对照比较他们阅读的材料。他们注意研读许多作者的著作，其目的不在于对这些作者进行对照比较，而在于对他们依次逐一加以引用。此外，他们的主要意图是撰写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不朽著作，而非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常缺乏批判精神。而且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写作，不愿费心尽力为罗马共和国辩护，甚至不懂得怎样才能支持由于其自身无能而消亡的政体。在进入“第二手”资料来源这一部类的作家中，极少有人坚定果敢、旗帜鲜明地仇视恺撒。但是，大家知道，蒂泰—李维的读者颇多，其中特别有《法萨卢》的作者和《自由》的颂扬者琉善。琉善也熟读阿西尼乌斯·波利翁的著作。

相反，为数颇多的作家对恺撒选择君主政体大加赞扬。历史学家尼古拉·德·达马想向讲希腊语的人解释奥古斯都的养父<sup>(2)</sup>意欲实行的政体的优越性。诗人奥维德也向这位养父求助，希望能把他从因不明不白的理由发配流放去的地方召回（《变形记》，第15章第746—759行）。同瓦莱尔·马克西姆一

样，韦莱伊乌斯·帕泰尔库卢斯也将被归列入同一部类。他含冤受屈，受人诋贬，实际上是个真诚的信仰君主制度的人。他使用各种不同的原始资料，其中某些甚至来源于仇视他崇拜的英雄的人（特别是科内利乌斯·内波斯，还有瓦龙和蒂泰—李维）。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著有《犹太人的古代习俗》）同样因恺撒采取有利于他那个民族的种种措施而对之感激不尽。

阿西尼乌斯·波利翁的继承者积极热情的程度较低，而且更加难于分类。2 世纪初的两位拉丁文作家弗洛鲁斯和苏厄托尼乌斯（特别是后者）的情况就是这样。苏厄托尼乌斯以描述名叫恺撒的人开始，撰写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一书，并且十分幸运，能够使用官方的档案。普鲁塔克在他于同一时期用希腊文撰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发表恺撒的另一篇传记。在此之后，出身比较寒微的亚历山大人阿庇安，仍旧用同一种语言发表一些比人们有时发表的言论更于恺撒有利的言论。然而，数量最多的细节，却是一个 3 世纪初的同样讲希腊文的贵族迪翁·卡西乌斯提供的。最后，一个积极热情的西班牙教士奥罗斯为基督教徒进行辩护，并想向异教徒表明，他的教友既不对当时的苦难负责，也不对恺撒时代和其他所有时代的苦难负责。

为了更加全面,以下我们将提到一些较少表态、专业精神较强的作家。弗龙廷在其论著《论计谋》中经常引证恺撒的话。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不时提到恺撒这个人物。《论杰出人物》一书为这个人物作了语焉不详而又含糊不清的说明。同样,在西西里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的著作里,只能找到零零碎碎的有关材料。他的《历史》一书的叙述止于公元前 58 年。

### 三、“辅助学科”

研究其他一些材料,对人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检验核实作家叙述的事实,其次是为了看看这些材料能提供什么有关的补充材料。只用于研究恺撒一生的最后阶段的古钱币学,由于钱币上的铭文,会提供关于恺撒这个人物的正式职务的详情细节。因为有这个人物选择并拟定的有关肖像的方案,古钱币学会提供有关这个人物的权力观的详情细节。还必须对经过他的继承人和继位者奥古斯都重造和修改过的钱币压印持怀疑态度。不应该过分指望新出版的题铭学方面的书籍,因为罗马共和国末期并没有受到曾经触及罗马帝国早期的铭文狂热的损害。由于有人把恺撒实际并未做成的事也归于恺撒,因此持审慎态度是更加适当

的。大家现在知道，过去称为尤利自治市镇法的埃拉克莱法典，毫无疑问实际上始创于公元前 80—70 年。为了考证认定阿莱西亚(Alésia)这个地名，铭刻在阿利斯—圣雷内(Alise-Sainte-Reine)的一篇碑文上的 ALISIA 这个词是不能对之掉以轻心、略而不顾的。最后，让我们提醒大家，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地名，因为不可胜数的所谓“恺撒兵营”的地点从来就与恺撒兵营不相一致。这一点伏尔泰已经了解到。

考古学不像文学材料那样引人注目，但直到它最近的发展阶段，它都是一种重要的提供材料的手段(这里我们想到对阿莱西亚的空中摄影)。同样，由于对古代双耳尖底瓶的研究阐明了古代大规模贸易的进行情况，这种研究使人得以了解与物物交换的发展(读者将在第二章中读到)有关的对威尼托人的战争。并非一直都易于验明的恺撒的胸像，应该谨慎小心地使用。这些胸像开创了皇帝胸像的系列。这使人能够了解政体的性质。当然，研究恺撒进行的战争时，不能省略对军事建筑术的研究，因为在阿莱西亚的地点，可以看见营帐和线形防御工事怎样构筑。最后，大家知道，恺撒既十分关心罗马的修复工作，也十分关心罗马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符合一种严整一致的观念，符合一种通过纪念性建筑物显示出来的意识。然而，谨慎小心行